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宋論卷十二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光宗

孝宗急傳位於其子何爲者也。春秋方盛國步未康，廷無心膺之臣，子有愚蒙之質，而遽以天下委之，誠不知其何爲者也。以謂高宗崩，哀慕切，欲執三年之喪，謝絕庶政，日奉几筵，曾是以爲孝，非其節辭則愚甚矣。古之宅憂於諒陰者，總百官以聽冢宰，六官之常職無與聞耳。至於宗社安危，生民生死，大臣進退之大政，則天子固居大位，操大權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而孤致其哭踊，且所聽

之宰抑必綽有餘裕於負荷之親臣夫豈不欲專致其哀
哉、盡道以盡孝、初不相爲妨也、況乎高宗之恩均於生我
者、惟其以天下授己也、則所以慰高宗於冥漠者、亦唯以
社稷有主、爲精爽之所憑依、則孝宗之視天下也、如視高
宗、亦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而以報高宗者至矣、若夫几
筵之侍、必躬必親、則但不息心以燕處、不分志於聲色、罷
昏祭之吉禮、停慶賞之覃恩、正自有餘日餘力以伸饋奠
奚必塞耳閉目、一不與物相接、而後可終喪紀哉、故以爲
哀之至、而不能復居天位者、吾未之能信也、夫身未耄倦
而遽傳位於子、以自處於一人之上、於古未之前聞、始之

者趙主父繼之拓拔宏而已矣斯皆蔑禮敗度以褻大位者也若高宗之內禪也則又有說己未有嗣而孝宗以久廢之宗支七世之疏屬拔之於幼冲膺元良之休命高宗年垂六十內禪時五十七有七爲三代以後人君之所希有國無可顧命之宗臣一旦危病至而姦邪乘之不容不早防其變且於時女直寒盟兵爭復起衰年益餒抑無以支不固之封疆知孝宗之可與有爲也用其方新之氣以振久弛之人情則及身之存授以神器亦道之權而不失其中也自非然者天子者既至尊而無尙矣積累而上之又有人焉以俯而相臨則天位不尊而事權相錯持兩端者得起而

售其姦矣。亦唯孝宗之猶堪負荷也。故高宗得優游於琴書花鳥之側，而國事一無所問，則兩宮之歡，無有從中間之。非此而理亂安危不能盡釋諸懷抱，小有箴砭，遂授宵人以離閒之隙。基累者必傾，棟隆者且撓。大耋之嗟，焚如之咎，必不能保其終矣。又況光宗者，愚頑之聲音笑貌，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情形，抑非有楊廣之姦，可矯飾以欺其君父，則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己者付光宗，灼然易見。而何造次之頃，遽委神器於浮沈邪？與子之法，定於適長，誠大常之經矣。然而漢武舍燕王，且而立昭帝，光武舍東海王，彊而立明帝，卒以允臧則變，而能通未爲失也。晉武帝

拒衛瓘之諫以立惠帝賈氏之惡以宣唐太宗徇長孫之請以立高宗武氏之禍以烈則守而不變未爲得也夫光宗之視晉惠差辨菽麥耳其於唐高猶在層累之下也孝宗卽守成憲而不以意廢置乎則輔以正人導以正學懲其宵小飭其宮闈迨及彌留之際簡德望之大臣受顧命而總百揆卽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內蠱無難施竄殛之刑光宗雖闇亦何至滅絕天彝貽宗社以阡危之勢哉教之無方也輔之無人也俟之不待其時也昏懦之習不察也悍妻之煽無聞也俄而使參國政矣俄而使卽大位矣己已處於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之地乃惡李氏而有廢之之

語嚙囁於閒宮以激其悖逆豈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苑
結而不永其天年亦自貽之矣高宗經營密勿者數十年
裁之以道審之以宜舉以授之於己己乃無所圖維急遽
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視其敗孝宗之於孝也抑末矣汶汶
無擇與其在位之用人行政殊不相肖繇今思之誠不測
其何心意者嗣位之初銳意有爲而功墮不就故不欲居
此位也已久特以高宗在而不容釋甫在苦次迫欲脫屣
憤恥之餘激爲鹵莽誠然則亦悻悻悻悻非君子之度矣
在位二十七年民心未失國是未亂自可保遺緒以俟後
人之興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卽其功也亦何

用此卜蹠爲也

朱子知潭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爲法也均平詳審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準而卒不能行至賈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終沮廢然則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蓋嘗探其原而論之天下之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學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與學之所能得者則治地之政是已今試取一法而思之無形而可使有形無迹而可使有迹張之使大研之使密委曲經營卽若有可繪可刊之圖了然於心目如是者自信以爲至矣乃更端思之又有一成型者亦未嘗不至也則執其一以槩見

於施行其不盡然者必多而執其信諸心者堅人固弗能
辨也故思者利與害之交集也故曰殆也無已其學乎所
學者古之人屢言之矣古人之所言者亦既有行之者矣
然而言者非行也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
之所行也五味無定適五色無定文五音無定和律呂在
而師曠之調師延之靡也規矩在而公輸之巧拙工之撓
也古之人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躁用之舉
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所以
然者何也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
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

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焉。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
[麻]之終身而不能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
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名惡足以限之，必有變焉。變之
餘又有變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間，而不如其故。晴雨之
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差者，無有也。而數惡
足以期之。夫物則各有情矣。情者實也。故曰先王以人情
爲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可刻畫。今
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爲天
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準焉，不亦難乎。今夫經界何
爲者邪，以爲清口分之相侵越者乎。則民自有其經界矣。

而奚待於上先世之所遺鄉鄰之所識方耕而各有其塙
方穫而各計其獲歲歲相承而惡乎亂若其積漸匿侵自
不能理鄉鄰不能詰則以南北殊方乍來相泄之文吏唯
辭是聽睹此山川相繆之廣甸亦惡能以一日之聰明折
羣疑於不言之塊土乎徒益其爭而獄訟日繁智者不爲
也以爲辨賦役之相詭射者乎詭射者人也非地也民卽
甚姦不能沒其地而使之無形而地之有等等之以三等
之以九亦至粗之率耳實則十百其等而不可殫今且畫
地以責賦豪民自可詭於界之有經而圖其逸貧民乃以
困於所經之界而莫避其勞如之何執一推排之法而可

使均邪故均者有不均也以不均均而民更無所愬矣以爲自此而可限民之田使豪彊之無兼并乎此尤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兼并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彊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嚮邇吏胥之姦不可致詰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有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吏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樂輸其田於豪民而若代爲之受病雖有經界不能域之也夫豈必墮其溝洫夷其隧堦而後

畸有所歸哉誠使減賦而輕之節役而逸之禁長吏之淫刑懲猾胥里蠹之恫喝則貧富代謝之不常而無苦於有田之民則兼并者無可乘以恣其無厭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若其不然恃一旦之峻法奪彼與此而不恤其安疲懦之民且匿走空山而不願受無已則假立疆畛而兼并者自若徒資姍笑而已若夫後世爲經界之說者則以搜剔民之隱田而盡賦之於是逐畝推求而無尺寸之士不隸於縣官嗚呼是豈仁人君子所忍言乎三代之制有田有萊萊者非果萊也有一易有再易易者非果易也畱其有餘以勸勤者使竭力以耕盡地利而無憂賦稅耳

今彼此相推而情形盡見塊泥珠粟無能脫也夫是之謂
箕斂也奚辭哉夫田爲姦隱不入賦額者誠有之矣婢妾
白竈之姦不足爲富人病也況仁君之撫四海者乎抑有
地本磽确而勤民以有餘之力強加水耕火耨之功幸歲
之穰而薄收者亦有溪江洲渚乍涌爲邱危岸穹崖將傾
未圯目前之鱗次相仍他日之沈坍不保者亦有昔屬一
家今分異主割畱橫互於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場者若
此之類難以更僕而數必欲執一畫定之溝封使一步之
土必有所歸以悉索而徵及毫末李悝之盡地力用此術
也爲君子儒以仁義贊人君之德政其忍之乎是則經界

之弊必流爲賈似道之殃民仁邪暴邪問之天下問之萬世必有審此者矣夫原本周官因仍孟子不可謂非學也規畫形勢備盡委曲不可謂未思也乃抑思商周之天下其於今者何如哉侯國之境土提封止於萬井王畿之鄉遂采邑分授公卿長民之吏自鄩鄙之師至於鄉大夫皆百里以內耳目相習土著之士爲利爲病周知無餘因仍故址小有補葺而已定今則四海一王九州殊壤窮山紆曲廣野浩漫天子無巡省之行司農總無涯之計郡邑之長遷徙無恆乃欲懸一式以驅民必從賢智者力必不任昏暴者幸以圖成在天則南北寒燠之異候在地則肥瘠

高下之異質、在百穀則疏數穉壯之異種、在疆界則陂陀
欹整之異形、在人民則彊弱勤惰之異質、在民情則愿樸
詭譎之異情、此之所謂利者、於彼爲病、此之所欲革者、彼
之所因、固有見爲甚利、而民視之、如荼棘、見爲甚害、而民
安之、如衽席、學不可知也、思不可得也、言之娓娓、行之汲
汲、執之愈堅、所傷愈大、以是爲仁、其蔽也愚、而害且無窮
久矣、故善治地者、因其地而治之、一鄉之善政、不可以行
之一邑、一邑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州、一州之善政、不可
以行之四海、約畧其凡、無所大損於民、而天下固已大均
矣、均之者、非齊之也、設政以驅之、齊民固不齊矣、則必刑